

栖霞晨课

● 李唐诵

秋天的栖霞山，景色大美。夜宿栖霞古寺，犹如狂涛中的航船，泊进安静的港湾。

南京人有福，于喧闹与繁华中，得此清净自在的场所。于此夜宿，想不做个好梦，都是办不到的。满山遍野的秋天，在古寺的围墙外汪洋恣肆、波涛汹涌。枫树着一身红色旗袍，展示江南女子的高挑娇媚；银杏叶用透明的金黄，在枝桠间招摇，在空中蝶舞，在地上静穆；连最常见的香樟树，也为这片堪称“南京之肺”的清净之地，擦上淡淡的清香。

在我清梦香浓之际，有泉水在山间潺潺流淌，有秋露在白草上凝结成霜，有鸟儿在枝头上梦呓，有夜奔的松鼠在月光之下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，还有不知名的虫子在深一声浅一声地吟唱着，这是蛰伏之前最后的演出。

世界奔腾不息，每一种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包括我，在古寺干净整洁的床上，用呼吸和美梦跟世界对话。

人过四十，好像把什么事情都看透、想通了，顺其自然，一切随缘，不强求，不拒绝，每天慈悲喜色，宽厚待人，乐于奉献，在给予别人微笑的同时，感受到



一份温暖。当然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趁年华正好，把之前想做、能做、允许做、还没有做的事情，一件一件地尝试一遍。在这之前，我只在寺庙里住过一宿。那年高考前夕，父亲带我到一座离家很远的寺庙许愿，是夜大雨，住通铺，一夜好梦，天明风过云收，那座寺庙的寺僧闭门做晨课，凡俗众人只能隔墙听佛音。

带队的文友说，我们将作为贵客，受邀参加古寺晨课。回想起当年隔墙听佛音的情景，心头顿时有一种被接纳的幸福感。

第二天，起了个大早。五点钟出了客堂，抬眼望，满天星斗，微凉的空气清新怡人，带着山中花草的香气。寂寂的古寺中，但闻一串串走路的声音，灯光黯然处，不见人影。走近毗卢宝殿，才知所有的脚步都奔宝殿而来，是寺内众僧及少量宾客。

殿内灯火通明，毗卢遮那佛端坐莲台之上，慈眉善目，俯视众生。众僧及宾客各有其位。宝殿外几声云板响过，宝殿内悠扬的磬声响起，一僧引领，仅起一字，第二字即众僧合唱，整个宝殿都是诵经之声。宝殿穹顶高阔，混响和回音犹如音乐大厅。所诵皆梵音，而非汉语，除“南无”和“唵嘛呢叭咪吽”清晰可辨，其余的，我几乎一个句子都听不完整。只有一部经卷，从音韵上推测，也许是《八十八佛大忏悔文》。

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呢？佛经是心与心的沟通，有音韵，有节奏，有虔诚的情态，有庄严辽远的声音，一切都是可以用心来感受的。

无丝竹伴奏，仅钟、磬和木鱼间或敲打，每个僧人口中都像有一片穹顶空阔的天空，嗓音在口腔和鼻腔的共同协作下，旷古高阔，醇厚干净，充满雄性的魅力而无雄性之躁动，洒满阳刚之光明而无阳刚之冒失冲动；或疾或徐，或扬或抑，或高或低，抑扬顿挫，汨汨滔滔，静若万川之

月，动若潮涌潮奔，聚若百川归海，归若山鸣谷应。

齐颂之中，众僧还注意到不同声部的配合，不同音色的协和互补。晨颂的佛经犹如一首首乐曲，即使听不懂颂词，也能感受到乐曲的饱满和丰富，能感悟到佛经的慈悲和阔大，能体会到众僧之无欲无求与虔诚纯粹。每一卷经颂，都堪称天籁。

在诵经声中，我想起昨日于古寺后院所见，建于隋唐时期的舍利塔和千佛岩上的诸多佛像，均为栖霞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，一千五百多年来，经历无数地震和战火没有坍塌、毁坏，却于上世纪被一群统称“红卫兵”的人，以革命的名义将之损毁成残垣断壁。至今，这一代人很少有忏悔者，这是这一代人的耻辱和悲哀。最近读了一本叫《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》的书，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的观点，认为一个人如果在某种观念的蒙蔽下，做了当时认为最该做、而后用历史眼光打量却完全错误的事情，倘若真诚忏悔，是能够获得原谅和宽恕的，因为他们只是原罪的执行者，而非原罪本身。受伤的佛和塔好似某种昭示，时时警醒人们：作恶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，每一个时期、每一个人都有作恶的可能，应常怀警戒，常持戒心。受伤的佛和塔还昭示人们，把一切恩怨仇恨写在沙滩上，怨起怨灭，宽恕一切，切莫冤冤相报——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，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——连诸佛受了如此侮辱，还能微笑依然，你我凡俗众人还有什么心结、什么高坎儿不能打开、不能跨过呢？

在诵经声中，我想起自己。一个西部山野孩子，起于芥末之微，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，受了多少关照和恩惠，又沾染多少世俗的灰尘。这么多年来，不改初心，一心向善，万事随缘。别人都说我脾气好。谁知道我心中有一份永远的愧疚。早在1989年，我替一同学进城卖米，报酬是两元钱。买米人是一干瘦的老者，六七

十岁，双手颤抖不停（后来知道是帕金森病）。米价多少忘了。当他抖抖索索交给我一卷钞票，我发现他把其中一张五十元当十元钱了。就在一念之间，我接过钞票，迅速跨上自行车飞奔出城。出城之后，在路边撑起自行车把钞票取出来数了两遍，确定那老者确实把一张五十元当十元给我了。刚才的发了横财般的兴奋劲儿没有了，心中只有懊悔。那时候，中学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，四十元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。这位干瘦的老者说不定为此会受老婆的恶气，遭受儿女的责怪或媳妇的冷眼，即使这些人都不责骂他，他还有自己心头的那道坎儿呢……无法想象。良心促使我又骑着自行车进城，在刚才卖米的地方，拥挤的人群中，再也不见老者的身影。等了一阵，也不见。后来又去过几次，再也没碰上那老者。人生的过错，常常生发于一念之间。我在用一生的行动，来洗去这份愧疚。自此以后，每到事情关头，我总要先问自己：“可以这样做么？”这么多年，我秉持“退后半步做人”的原则，让我享有好脾气的名声。别人说我有佛相，我说，人人心头都有一尊佛，只是有没有显露出来而已。

在诵经声中，我想起文学。从世界范围看，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，都跟宗教密切相关。没有宗教的文学是不可能的。在一些国家的特定时期确实存在过没有宗教的作品。用历史的眼光审视，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宣传品，跟文学无关。文学无法完成对人的终极关怀，而宗教完成了。我从未沉浸于任何宗教，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，但我不拒绝任何宗教。读过一些相关书籍，发现世界四大宗教都坚持因果，秉持善念，圆融众生，宽恕一切。

在诵经声中，我还想到我们这个民

族。我们这个民族是个讲究内修的民族，普遍认为不管红尘如何变幻，只要自己内心还能坚守底线就行了。什么时候，我们这个民族中有更多的人不仅仅自己坚守底线，还能通过自己或自己参与构建的制度，让整个社会都能在没有第三方监督或监管的情况下，自觉遵守准绳、坚持底线，我们这个民族才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。没有道德和灵魂上的飞升，再有钱，都是小国寡民。等待是没有用的，抱怨是无能的表现，从我做起，从点滴开始，你亦可兼济众生，亦能救人苦难，使人珍惜当下的幸福，让人迷途知返。

在华妙庄严的梵音中，我思绪纵横，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和洗礼。作为一个作家，从佛教中吸纳于文学有益的营养，是必要的。当你新打开一扇窗户的时候，必然会发现一窗不同的美景。

感谢上苍，让我拥有一双善于聆听的耳朵。耳朵里有一条通往世界的小径。就在头一天，在栖霞寺千佛崖最大的洞窟三圣殿前，遇一年轻人在洞窟前唱诵《六字真言颂》。三圣殿穹窿高大圆阔，混响和回音，使唱诵更加悠扬婉转。我决定晨课结束后，到那洞窟前用蹩脚的嗓音唱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

晨课结束，出了宝殿，东山背后，朝霞满天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对，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这美好的早晨，让我们一起欣赏天地的美妙，感悟人世的温暖；让我们一起秉持善念，做一个积极奉献的人，欢天喜地地生活在天地之间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唐诵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小说集《丽日红尘》《风月》《某年某月某一天》等。